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四十二回 建生祠眾機戶作俑 配宮牆林祭酒拂衣

詩曰： 朝廷養士首成均，由義居仁三百春。
何事闖阿供媚態，卻捐廉恥喪天真。
宮牆數仞追先聖，功德千年誦德深。
堪羨戎行生俊傑，昂昂正氣過儒紳。

話說徽州士民，打了許寺丞，燒燬了他家產，婦女俱被凌軒。各路找尋許志吉不著，誰知他躲在縣丞衙門內。眾人見找不著，纔歇了，他還不敢出頭。這裡府縣申文各上司，撫按一面具題：「許志吉殘害桑梓，激變士民。」忠賢見兩次差出的人都如此，忙請李永貞商議。永貞道：「呆養春原無罪，當日不過為要他幾萬銀子。到害了他一家之命並兩縣的人民，此皆是差官不善體諒，如今只把許志吉撤回，餘賊著該撫追解。」忠賢如其言，把這事就緩下去了。

那吳天榮上了個文華殿中書，他見事體停妥了，便思量衣錦榮歸，誇耀鄉里。卻討了個蘇杭催趨織造的差，他便起夫馬行牌，一路上虛張聲勢，坐察院、打驛丞。沿途地方官知他是魏監手下的人，都來送下程、折酒席，奉承不迭。他還狐假虎威的來至揚州，坐四人轎，打欵差牌拜院。道、府、縣各官，都來迎接請酒，分熱鬧。舊日相與的朋友也有羨慕他的，也有趨奉他的，也有正人菲薄他的，也有恨他的，也有褒貶他的。他去受賀請客，揚揚得意。

訪得鬱燕玉在母家未曾另適，想起昔日看顧之情，遂送了許多京中禮物。燕玉甚是正氣，見了禮，便罵道：「這害主惡奴，把我一家坑害得家破人亡，他還來送甚麼禮？」連盒子都摔碎了。他父母慌忙拾起來，瞞著他收下，重賞來人。次日，他父親又自去面謝。

那呆天榮見燕玉收了禮，只認他有情於己，便想要娶他，於是央媒來說合。那媒人原知他們有主僕之分，恐燕玉不肯，便先來向他父母說。他父母道：「論起他這等榮耀，就嫁他也夠了，就是礙著這一點，恐他不肯，又怕人議論。」那媒婆道：「他主人家已沒人了，怕誰議論？姑娘雖是激烈，也不過是一時的性氣，婦人家的水性兒。及他到了那邊，見那等富貴榮華，他就罷了。如今須是瞞著他，我明日去尋個少年標緻人來，把他相一相，只說是個過路官員要娶他做補房，哄得姑娘中了意，你老人家受了財禮，揀個吉日嫁過去，不愁他不成。」老夫奄聽了此言，滿心歡喜。一則怕天榮的勢要，二者又可以多得些財禮，欣然應允。這正是： 可恨虔婆太喪心，無端設下阱機深。

縱教布定瞞天網，難把嬌鸞離鳳擒。

次日，兩個媒婆來對燕玉道：「恭喜姑娘，喜事到了。如今有個翰林院王老爺，是浙江人，現住在河邊上，有三四號座船，二三房家人，新沒了夫人，要娶個補房。昨日叫我們到船上，親口吩咐，不論初婚、再醮，只要人品標緻，性格溫柔。那老爺年紀三四十上下，人物好不風流俊俏。我們想了一夜，把揚州城都數遍了，除了姑娘，再沒第二個配得過，故此先來通知一聲，隨後老爺就到。姑娘請快些收拾。」燕玉猶假意羞澀，坐著不肯動。他母親忙來撮弄，代他理髮添妝，又買了幾盤點心與媒婆吃了。須臾妝扮完了，果然十分美麗，猶如娥離月殿，西子出吳宮。

少頃，只聽得門外人聲嘈雜，敲門聲急。媒婆忙來問道：「原來是老爺來了，請進來。」只見門外一乘四轎，打著黃傘遮陽，一對銀瓜，跟著數個家人，擁著個少年官兒。人來坐下，吃了茶。媒人攜燕玉出來拜見，轉過身來細細看了那官兒，十分歡喜。問了年紀生日，畝下一兩銀子拜錢。家人捧上聘禮：金簪一對，金戒指一對，錦緞二端。燕玉見這少年貌美，到也歡喜。

隔了兩日，媒人送過衣服首飾，說定吉日來娶。至期，大吹大擂的娶上船，只見妝奩鋪設極其華麗，有許多丫頭養娘在前面忙亂，卻不見有個新郎進來。外面人聲嘈雜，只聽見討賞錢，傳拜帖，也只得是官府來賀。看看晚了，點上燈燭。將交更時，丫頭伴婆收拾床鋪，都出去了。少刻，新郎進艙來，叫丫頭脫了靴。燕玉蓄心偷看，卻是個鬍子，不似那少年的模樣，心中甚是疑惑，忽想道：「不要是被那兩個乞婆哄了？」少刻，丫頭出去，新郎執著燭到房艙裡來，揭起幔子，將燭放下，便來摟抱燕玉。燕玉抬頭一看，纔認得是吳天榮，心中不覺大怒，猛把手一推。那天榮未曾防備，一交跌倒。燕玉厲聲罵道：「你這欺心害主的惡奴！害了主人全家的性命，今日又要奸占主母麼？」走到妝台邊拿起手鏡來，劈頭打下，把天榮的頭也打破了，大喊大罵。伴婆使女們忙將天榮扶起，再來勸新人時，燕玉已站在艙外，高聲叫道：「兩岸上並過往貴官客商聽者：惡奴吳天榮，是徽州吳養春的家人。他送了主人一家性命，今又要逼奸主人之妾鬱氏。皇天后土有靈，快來共殺此賊！」言畢向河裡一跳。可憐：

玉碎花殘邗水濱，無慚金谷墜樓人。

香魂不逐東風散，好擬湘靈作後身。

呆天榮見逼死了燕玉，忙吩咐放舟南下。次日，揚州人都傳遍了。鬱氏父母知道，趕到鎮江懸住放潑，要進京去告狀。天榮忙尋人與他講說，措詐了二三千金方回。

天榮一路上沒情沒緒的，也不似以前的威勢，到了杭州，上公館清柑織造錢糧，李實將上樣的厚禮饋送他，公館供應無一不豐美，先催了賞邊的緞匹與天榮去。每年解京緞匹的舊例，除承運庫墊費外，應有司禮監茶果銀三千兩。魏監便在這上面市恩，將此項蠲免了。眾機戶便乘機鑽謀他家掌家道：「魏祖爺雖免了茶果銀兩，無奈承運庫還勒索加增。求爺回去吩咐庫上，莫似以前需索，小人們萬代沾恩。窮機戶無可報答，只好各家供奉祖爺的長生牌位，終日燒香，祝祖爺福如山海，壽比岡陵。」那掌家道：「你們家裡供奉牌位，難道祖爺往你們小戶人家去受享？你們感祖爺的恩德，何不代祖爺建個生祠，與萬人瞻仰。」眾機戶道：「爺說得是，我們回來便擇地開工。」

那掌家得了他們的錢，到京時，就代他們懇求忠賢。忠賢是個好奉承的人，便歡喜道：「既然機戶們感戴咱要建生祠，這也是他們的好意。你去對庫上說，他們連年苦了，將就些收了罷。」此言一出，庫上怎敢畝難？解戶也省許多使費。及回到杭州時，你有我無，眾心不齊，便把這建祠的事就擱起了。不意忠賢竟認了真。

那一日，又有個督運的太監進京來見，忠賢便問道：「你那裡的機戶為咱建祠，可曾興工麼？」那太監不知就裡，便含糊應道：「已將動工了。」出來回到杭州，稟知織造道：「眾機戶哄騙祖爺，須要處治他們纔好。」那些機戶知道，著了忙，只得來向李實借帑買地建祠。正要興工，忠賢又差出人來看。李實奮下，忙差人看基址。回說：「在僻靜處，且基址矮小。」忙與司房掌家討較，另揀了一塊寬廠地，畫成圖樣進呈。又重重送了來人一分禮，叫他善於覆命。那基址正在岳墓之左、斷橋之右，果然好塊地。但見：

龍飛天目，沙接棲霞。迭嶂層巒，百□仞蒼分翡翠；風紋雨霰，三百頃光動琉璃。桃李醉春風，一帶白嫩紅嬌開錦繡；蓉菊描秋色，滿堤黃英紫萼列瑤屏。雨餘煙斷，一條白練繞林飛；日落霞明，萬點紫綃蒙嶺上。啞啞的鶯簧蝶板，開早衙兩部鼓吹；嘻嘻的釣叟蓮娃，好丹青一幅圖畫。東西南北，圍遠的是周鼎商彝；春夏秋冬，酣暢的是名花皓月。

真是：宇內無雙景，南中第一山。

李實見工程浩大，窮機戶做不來，只得自己發出二萬金，差了兩個掌家，四個小太監，買木料、採石頭、燒磚瓦，擇日開工。真個斧斤之聲晝夜不絕。又因祠前路窄，不能建牌坊碑亭，便將西湖填起數丈來，將跨虹橋改前數丈，接著新填之地。內外人工凡有稍懶的，那管工的不時大棍子亂打。還有那採買來運的，內相便二三□的重毆。果然人眾錢多好做事，監督又狠，正殿先完，次完了大門。說不盡雕樑畫棟，綠戶朱扉，備極人工之巧。正面一座大白石牌坊，兩面都斲著游龍舞鳳，左右又有兩座碑亭，上鑄著

《祠堂記》，都假著時相的名字。不但是西湖第一，就連天下也無雙。但見：

巍峨誇峻宇，奇巧羨神工。流丹耀碧映中流，浮沉霞綺；宿霧香煙插霄漢，隱現樓台。羽欲翔，鱗欲躍，鬼工斷出鸞螭；萼半吐，芽半抽，巧手繪成花木。連階砌玉，朱戶流金。高飛綽楔，三山半落青天；俯瞰平湖，二水中分白鷺。峰巒環寶閣，龍飛鳳舞盡朝宗；日月近雕樑，翠點金鋪皆入勝。富麗絕勝陳結綺，崔巍不讓魯靈光。

李實出了告示：「禁止閒人，不許擅入遊覽。」那些小民誰不來看，見有告示禁人，只得遙望而去。有一等憤敢喬高中大袖的假斯文，棋子帽時新衣服的幫閒假浪子，不識勢頭，強要入去，被那些京班大棍打得一個個東奔西跑。內中就有個真相公，也未免受他些凌軒。又有幾個鄉紳孝廉，因遊玩泊舡蘇堤，乘著酒興也來看看，不免有幾句憤言，或帶些嘲笑，也被那內官凌軻，卻又認不得真。

祠成後，李實差了兩名堂匠進京報完，候了幾日，纔得一見。叩了頭出來，李永貞吩咐叫撫按上本請祠額。堂匠回來，叫為首的到三院具呈，求三院請額。三院不理，李實只得置酒相請，說這請額是魏監之意，若不依他，恐拂其意。三院沒奈何，只得會疏題請，忠賢便矯旨道：「生祠賜額，以彰功德，著有司歲時致祭。」李實得了旨，忙摹勒匾額，又雕成一座沉香小像，上戴九曲簪纓，大紅鱗衣，玉帶象笏。會同三院，率領各官穿了吉服，並眾機戶俱持香送入祠內，置酒演戲，奏樂慶賀。有那些趨炎附勢的做幾道歪詩，刊德政碑，刻功德祠錄。又於《西湖志》上增入《祠堂記》、《魏司禮小像傳》。忠賢又矯旨將捐修生祠為首的機戶沈尚文，准作杭州衛百戶，世守香火，如岳祠例。於是想建祠的諂媚成風，以致儒林中生出一班禽獸來，也思獻媚於閹宦。正是：

土木之功遍九垓，工師搜盡豫章材。

誰知至聖宮牆裡，生出無端鬼魅來。

人見機戶創祠，為首的做了百戶，個個心動。其時文教中出了一個監生陸萬齡，也思量要獻媚奸權。一日，有個同堂的祝監生來候，二人談起「監例壅滯，極難銓選，縱選也難得美缺。不如尋件事奉承魏監，圖個出身到好」。祝監生道：「我輩要奉承他，除了建祠沒甚事；若仍照外邊一樣，也不足為奇，他也只視為泛常。我們須上個條陳，說他德侔孔子，當配享饗宮，千秋俎豆，這纔哄得動他，也纔像是我們監生的公舉。」陸萬齡道：「他如何比得孔子？罪過，罪過！」祝監生道：「世上事有甚真假？但憑我口中說罷了。就說他坐廠而除東林，何殊七日之誅少正；預操忠勇而退邊寇，何異一揮之卻夾谷，且力除狡獪，朝野絕奸，屢變民風，別涂成化，素王德固垂於萬世，廠臣功亦偉於千秋。況《春秋》只明一代之是非，《要典》卻定三朝之功罪。你道這一說何如？」陸萬齡笑道：「據你說，竟是居然好似孔子了？」祝監生道：「我原說的，好歹總出在我們嘴裡。」陸萬齡欣然叫小廝取紙筆來，祝監生道：「做甚麼？若要奉本，不難，只是一件，我們上頭還有個管頭哩。那監主林老頭兒是最古怪的。你我又不是個官，這本不是可以竟上的，須要由通政司掛號。若被他把副本送與林老兒看，這事不但不成，反要惹他放下臉來，說我們不守學規，變亂祖制，毀謗聖賢，要參革起來，那時怎處？別個的宗師還可用錢買囑，這個主兒是極難說話的，豈不惹合監人笑罵？那纔是『畫虎不成』哩！」陸萬齡呆了半日，道：「是呀，如此說，歇了罷。」祝監生道：「歇是歇不得的，須尋條路兒與魏太監說明，他必歡喜，那時通政司再攔阻我們，只說是他叫出的，通政司纔不敢畝難。命下時，就是林老兒也沒奈何了。」二人說以好處，樂不可言，忙叫小廝取酒來吃。陸監生道：「畢竟魏家這條線索到那裡去尋？」祝監生道：「只求孔方兄一到，這門路就有了。」酒畢別去。

次日，祝監生來道：「所事如何？」陸萬齡道：「夜間卻想出一條門路來，可以不用孔方。有個朋友姓曹名代，現在魏撫民家館。魏撫民與魏太監同宗。這事到可以托他通個信，這不是條線子麼？只消本上帶老曹個名字，他必認真去說。」祝監生道：「甚妙！事不宜遲，恐為高纒捷足者做去。」於是二人同到魏家來，見了曹監生，敘了些寒溫，陸萬齡道：「借一步說話。」曹代道：「請後面書房裡坐。」三人回到書房，見那書房到也幽僻。只見：

架上書連屋，階前樹拂雲。

草生拳石潤，花插膽瓶芬。

窗綠分蕉影，炉紅沸茗紋。

短琴時遣興，暖氣自氤氳。

三人坐下，陸萬齡將上項事細細說知，又道：「若得事成，富貴與人。」曹代道：「陸兄，這事欠通些，行不得。」祝監生道：「老兄若通得時，到不做監生了。請教：如今拜義子，殺忠臣，那一件是通得的？此事原是不通，如今不過且圖目前，還講甚麼道學？」二人別去。少刻，魏撫民回來，恰好出來與先生閒話。曹代便將此事談及，撫民道：「這事到是我家叔歡喜的，待我與家叔談過，看是如何。」古

過了一日，撫民見忠賢，問安後，說些禁中的事體，又談些外邊感德的話。便說道：「外面有幾個監生，說叔爺功德高大，與孔夫子一樣，當建祠於太學，與孔子配享，血食萬世。」忠賢呵呵笑道：「咱難道便是孔聖人？罪過！罪過！不敢當。」撫民道：「據他們說起來，叔爺比孔夫子還多些哩！」忠賢道：「咱又不會教學，又沒有三千徒弟、七□二賢，怎比得過他？」撫民道：「論起來，內外大小文武各官，都在叔爺門下，豈不比孔夫子還多些哩？就是孔夫子，也沒有這許多戴紗帽的門生。」忠賢道：「也罷，既是他們的好意，就叫他們上個本兒罷了。只是這幾個窮秀纔，那得有這許多錢？咱要助他們些，又恐不像是他們感激咱的意思，你叫他們做去，咱自有補他的處。」

撫民回家，把這話對曹代說了，曹代便到陸萬齡寓所來。他二人已是磨拳擦掌的等信，一見，便問道：「如何？」曹代道：「果然甚喜。」祝監生道：「何如？我說他必歡喜。」曹代道：「他又怕我輩寒儒做不起，叫我們勉力做去，他自然補我們哩。」祝監生道：「我們且逐步做去，待命下時，再設法科派。」三人好不快活，於是呼酒痛飲，合做成本稿。次日臚成要上。正是：

禮門義路原當守，狗竇蠅糧豈可貪。

堪笑狂生心喪盡，敢污聖德比愚頑。

祝監生道：「如今便去見林老兒也不妨了。」

次日，三人同來監前，候司成林千升堂時，三人跪下。陸萬齡道：「生員等俱在魏司禮親族家處館，近日魏司禮囑其親族，叫生員等上本，說司禮功德可並先聖，叫於太學傍建祠配享。」林祭酒道：「這事可笑！就是三生創出此論，欲把闡祠與文廟並列，不要說通學共憤，就是三生也要遺臭萬年的。」三人道：「這本稿出自魏司禮，生員等不過奉行而已，欲不上，又恐禍及。」林祭酒道：「三生何禍之有？若本監還有官可劾，三生可謂『無官一身輕』了。」陸萬齡道：「生員等也不獨為貽禍於己，並恐貽累於太宗師。」林祭酒道：「怎麼貽累到我？」陸萬齡道：「若不上，恐說是為太宗師阻抑。」林祭酒道：「就是本監阻抑也何妨。只是爾等為士的，持身有士節，在監有監規，上言德政祖制俱在本監，自不相假。」恨恨拂衣而退。正是：

堂堂師範戒規嚴，利欲熏心抗直言。

千古豈無公論在，功名何處志先昏。

三人見他詞色俱厲，便不敢拿出本稿來。辭了出來，相與笑道：「世上有這等迂物，不識時務，如此倔強！」

一路談笑，來至通政司衙門，正值堂務將完，三人慌忙趕進來。那管司事的是呂閻南，見了便道：「舊例有公事，俱是司成送過來，三生為何如此慌張？」三人將本呈上道：「這本是要生員們自遞的。」呂通政接了，看過副本，吃了一驚道：「秀才們不去讀書，怎麼幹這樣沒正經的事？」三人道：「魏司禮功德，天下稱頌，生員等不過遵循故事而已。」呂通政道：「既是奉行故事，又何必步人後塵，不知此本一上，甚是利害？」三人道：「利害自在生員，不干老大人手，只是代生員們進呈罷了。」言畢，把本撇下，悻悻而去。呂公大怒道：「不意有這等喪心的畜生！」叫把本存下不上。回到私宅，長班稟道：「監裡林大人有書。」呂公

接來，拆開一看，書上道：「弟監內生員陸萬齡等，不守學規，妄言德政。貴衙門職司封駁，伏乞大人存下。」呂公道：「我正說林老先生是個正直之人，何以不禁止他們，我只是不代他上就罷了。」

過了三五日，忠賢不見此本，便問李永貞道：「前日說有幾個監生要代咱建祠，怎麼不見本到？」永貞便將通政司打來的本，逐一撈過，並沒得。忙傳信與魏撫民，叫作速上本。撫民便來向曹代說。曹代道：「本久已上了，是我們親遞與呂通政的，這是他按住了。」

次日，三人又到通政司來問。呂公道：「這本不獨本司說不該上，便林大人也說上不得，諸生不如止了罷。」三人大聲道：「止不得！這事魏司禮已知道了，若老大人不肯上，恐沉匿奏章，到與老大人不便。」呂圖南見他們出言無狀，知不可遏，便說道：「既三生必於要上，本司代你上罷了，何必遺臭萬年。」三人見允了，纔欣然而回。

一面本上去，就批下來道：「廠臣功高萬世，宜並素王。該監生等捐資建祠，准於國子監傍擇地興建。即著該生陸萬齡等監督，欽此。」他三人得了此旨，便狐假虎威的公借了三千兩銀子，買地發木，就於太學之東，買了一塊空地。基址還小，又把監內射圃、齋房概行拆去。祭酒差人來喚，他們竟付之不理。後又差人向他們說，也只當耳邊風。三人立定條規：凡新納監要來坐監的，勒捐銀□兩纔許進監；撥歷的捐二□；科舉的捐五兩。再訪到同堂富足的，勒令額外加捐；窮的也不顧他死活，勒令典當助工。特置加二三重平子收銀，火耗加三，是三人均分。又將監裡堆的舊料，道是公物，硬行變賣。工匠稍遲，便大板子重豚，比官還狠些。又有那不通文理的監生李映日等，也上本道：「廠臣可比周公，專禮樂征伐。」虧呂通政按住未上，卻越發不成事體了。

林司成見了如此光景，愈加髮指，恨道：「我為監主，聽著他們如此橫行，不能處治！今把太祖原建的射圃、齋房都被狂生拆毀，置我於何地？還要我在此何用？」於是上疏告病。誰知忠賢已知建祠的本是他阻撓的，竟批旨著他冠籍回去。林公欣然束裝而歸。正是：

職守既不遂，肯將名節污？

飄然拂衣去。端不愧師儒。

畢竟不知林司成去後建祠之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